

書評

《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：各國歷史教育》

溫明麗 *

一、緣起～有機知識分子對專業、社會與國家認同的使命感

人可以拋棄所有，就是無法拋掉歷史。台灣教育界較少對歷史教育進行深入的考掘；對不同國家的歷史教育議題進行探討者亦不多見，本書在此方面可謂創舉。要整合學者分別研析不同國家的歷史，已經相當不容易了，更何況還要從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的維度，對該國的歷史教育發展史，進行深層的詮釋與批判，此需要不斷的討論，直到對歷史的定義、國家認同等達成某種程度的視野融合方可能，其難度不言可喻。然而《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：各國歷史教育》一書做到了，可作為今後此方面研究的典範。

二、內容簡介

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施正鋒，秉持其一向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，以及關切臺灣歷史與未來發展之殷切，於 2014 年 4 月 26 日，辦理「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——各國歷史教育」學術

*溫明麗，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

1 1993 年又分離為捷克、斯洛伐克兩個國家。

研討會，會中發表的論文，經過討論後不斷修改，最後集結成《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：各國歷史教育》一書。

書中共探討包括臺灣、美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、日本、中國大陸、西班牙、捷克、斯洛伐克¹、奧地利、英國與俄羅斯等國之與歷史教育相關的議題，如歷史教育與轉型正義、國家建構與國家認同、歷史教育的建構、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中爭議的問題等。

第一章施正鋒教授立於教育乃社會控制的機制，及教科書乃國家社會化官方知識之工具的前提下，闡述教育與知識控制的關係，尤其是課程中的意識形態，並呼籲：我們應可掙脫意識形態的複製，至少可以抵制或抗拒之。然而，個人的抵制能否擺脫國家的控制？此涉及教育工作者的素質與價值觀。若教育工作者誓言成為社會改造的有機知識分子，透過集體行動，解放權威就有可能。依據此論述，作者採用後殖民、後現代或批判理論學者，如 Michael Apple、Pierre Bourdieu、Elizabeth Cole、Henry Giroux、Antonio Gramsci、Louis Althusser、William Pinar 等人的觀點，提出若欲塑造人民的認同，則必須先進行歷史教育改革的論述；歷史教育的目的之一在於彰顯轉型正義，而轉型正義的根本在於面對真相，此涉及歷史教學方式的改弦更張（p.20），即歷史知識不是一種傳承，而是一種建構。如作者所言，「為了回應（臺灣）當前的需求，要不斷地去『重新建構』過去。」（p.35）

第二、三、六、七、八、九章分別就臺灣、美國、日本、中國、西班牙、及捷克斯洛伐克之歷史教科書內容、制定、爭議點、對民族或國家的認同、對歷史事件的詮釋進行分析，畢竟「歷史教科書是國家思想教育的一環」（p.85），而且，

教科書是每個國家最重要的出版品中的一種，關係著學生的知識、心性、品德、與公民意識的養成，是每個人社會化歷程中的主要來源之一。（p. 71）

因此，歷史教材和教學必須培養學生歷史思考與歷史了解的綜合能力，通過歷史的學習，應該讓學師生有能力評價證據、解釋歷史紀

錄，並發展其比較與分析能力，以建構合理的歷史性論述。（p.74）

再者，歷史的爭議幾乎是每個國家皆有的問題。舉例言之，臺灣的 228 事件、美國的黑奴與奴隸制度、日本靖國神社與領土爭議、中國的祖國論述、西班牙內戰的詮釋、捷克、斯洛伐克分裂過程的正負面作用等，其中多少與教科書、教育與考試之國家政治權力的操控息息相關。無論哪個國家的歷史教育，都是「以培養健全國民為宗旨」（p.143），故歷史教育亦應以了解本國歷史為出發點，讓每個國民能為明日的國家建設做出規劃和努力。

澳洲雖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，但多元文化隨著白澳政策的廢除，反成為其立國基礎，此後，多元文化和多元歷史遂成為該國教育的核心內涵，而此多元文化的核心就是「令所有人都對澳洲有歸屬感」（p.93）。此外，更需要讓學生了解，「歷史並不是記載在文字上的歷史，也同時存在周遭的生活空間中」（p.98），故「歷史課程的另一個精神是引導與培養學生批判力與創意思考力」（p.107）。此即生活即歷史的概念，更是史事意義的不斷建構。頗值得臺灣歷史教育學習。

另一個歷史教育的問題是：歷史教育該如何重新對待歷史敘事？如前所述，主導敘事者「提供學生一個大的架構，學生們可能再將之映射在個別的特別經驗中」（p.131），那麼以理想公民、民主和政治社群的概念來脈絡化歷史，是否可以建立客觀歷史？此議題仍有待進一步論述。

教科書是師生學習和傳遞資訊最迅速的媒介，且教科書的內容常被學生視為「真理」，歷史教科書更是連結過去的關鍵管道，歷史記憶即透過傳承、學習及想像而形成，只是歷史不但是高度創作性和政治性的產物，而且總是由贏家書寫，故歷史教學若能強化與學生生活世界的高度相關，一方面培養學生理解歷史的探究方法，另一方面，強化學生自行建構史觀的能力。這樣歷史教學將不僅僅是知識的蒐集，更是理性的作用。簡言之，歷史教學必須引導學生如何去思考、回應、批判和表達自己的想法。真確言之，歷史教育不緊要讓學生們知曉史事，更要培養學生歷史思考方法及批判因果關係，如此將有助於解放歷史教科書中的「權威」，亦可擺脫灌輸式的歷史教學局限。

三、啟發～歷史是文本和話語的再現，真相的追尋需要更多論述

歷史的記憶要形成對國家的認同，非一蹴可成，而是透過活動和語文，逐漸形成文化後，方有以致之。Michel Foucault (1926-1984) 從系譜學方法，分析「性」所代表的不是生理的欲求，而是一種身分的表徵，此身分的表徵隱含了權力，而此權力乃是由一系列人所創造出來的語言所形構，性即是這樣被各種有權力的人所創造出來者 (Foucault, 1978)。同理，「歷史記憶」乃透過傳承、學習及想像，對過去事件的意義，進行了解與詮釋。在此過程中，有多少個價值觀，就有多少個意識形態，也就有多少個爭議。就此言之，歷史學門的教學不能如民主政治般以「投票」來決定，而需要挖掘真相、面對真相，並培養共同認同，改造心靈。總之，歷史是一種解釋，一種判斷，是思想、話語和活動彙集的整體，可見是個錯綜複雜的集合體，因此，其真相、其存在、其主張均需要經過不斷的論述，共同的討論 (Culler, 1997)，尤其針對那些重大的辯題，更要摒除痛恨、畏懼等情緒或意識形態，理性地對待，客觀的分析，以及視域融合的理解。

參考文獻

- Culler, Jonathan (1997). *Literary theory: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*. Oxford, Englan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Foucault, Michel (1979). *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: An Introduction*. Robert Hurley (Trans.) London: Allen Lane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)
- 施正鋒 (2014)。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：各國歷史教育。臺北市：翰蘆圖書。〔Shih, C. F. (2014). *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: History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*. Taipei: Han Lu.〕